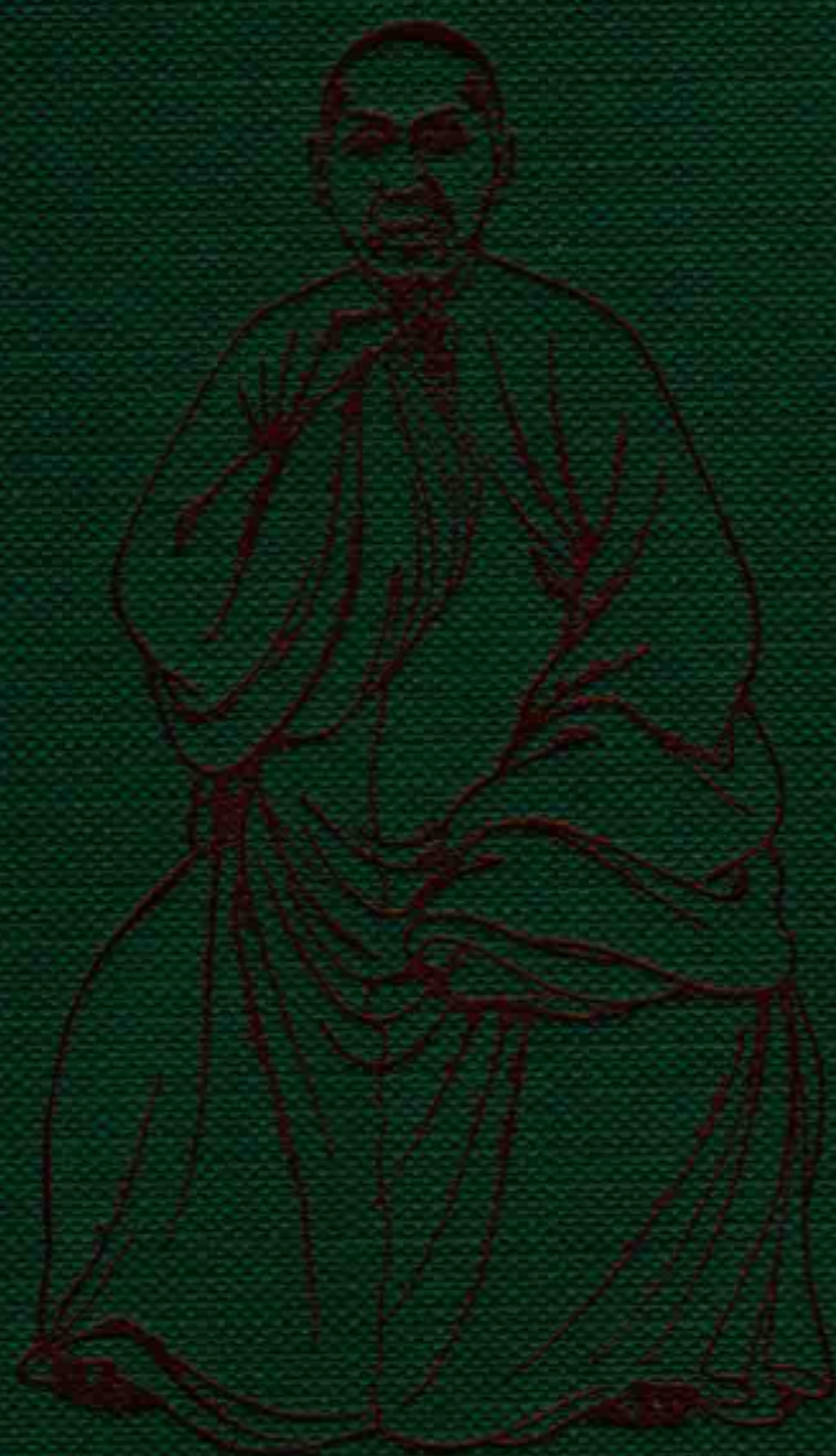
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4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

林 行

譯文全集
14

 上海書店出版社

林紓譯文全集 第十四冊 目錄

滑稽外史	(一)	一
滑稽外史	(二)	一二
滑稽外史	(三)	二三
滑稽外史	(四)	三三一
滑稽外史	(五)	四七一
滑稽外史	(六)	五九一

說部叢書

第二集
第二十二編

滑稽小說
外史

滑稽小說
卷一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得此一書
勝他萬卷

辭源

四百餘萬字
三千餘頁

新 字 典

(定價表)

新 舊 名 辭 中 外
典 故 無 不 詳 備

格號	冊數	定價	已五折	郵費
甲種大	十二冊	二十元	八角	八角
乙種大	二冊	二十元	一元	二元
丙種大	二冊	十四元	八角	二元
丁種中	二冊	七元	四角	四角
戊種小	二冊	五元	三角	三角

計另貨郵國小

編 輯 者 數 十 人
費 時 歷 七 八 載

原 本 華 洋 裝 六 冊 二 元 四 角
縮 本 洋 裝 一 元 四 角

學 生 字 典

紙 面
六 角

本書就中學以下學生程度編纂。專用淺近文言。注釋字義。而尤以改良切音釐正字體爲本書特色。

布 面
八 角

皮 面 一 元 八 角
布 面 一 元 二 角
紙 面 八 角

原序

吾書實繼出於辟克威克報章之後。主嘲訕者。此時堯克歇埃多蒙小學區。學費至省。今其燄燄矣。其初學堂夥而學術謬。政府乃不一問。似蒙學之基楨。無涉於民德。夫貿易小夫。爲主者所用。則必詳審其能與否。下至醫生律師。皆然。獨庸庸無稱之人。則聽之爲教習。不之檢察。故爲教習者恆多濫竽。而堯克歇埃之教習。尤品之下下者。其人之生計。以術愚人之父母。易佳兒爲惡劣。似即其人之業。尙生質既鈍。而行事復嶮暴。如憑獸驚鳥。以搏擊爲長技。果使人愛其狗馬者。亦不授之斯輩。令彼凌巖。余聞醫生之治瘳。瘳不卽愈。行且致訟。而童子神經爲蒙師所挫。而爲之父兄者。乃懵然無所覺。余第一聞堯克歇埃蒙塾之軼事。時吾年尙稚。腦中但有吹彈丸取鳥之穉想。然尙記憶有人自堯克歇埃來。額上中創。久乃弗痂。蓋先生怒兒不慧。以剗紙之小刃中其顙。刃上含墨滓。毒入腠理。故久久膿潰。余一見此人。卽印證此學生之影。籍於腦中深際。乃立志將往觀其謬厲之館政。編爲私家紀載。播之藝林。

余既蓄此心。於未成書以前。卽躬赴堯克歇埃。時方冬也。路中所閱者。卽於吾書中一一描畫其狀。時有人語我果蒙師知爾爲辟克威克報中主筆者。先生必匿不汝面。余韙其言。遂與吾友密謀。徧訪其親故於堯克歇埃。乃用吾僞名作書先容。言有童子求得蒙塾執業。其父先逝。但有孀母。頗冀其孤露之兒親學。余則僞爲童子顧託之人。此書既達堯克歇埃之友。詳詢其間蒙塾孰佳。將往謁其師。余遂至蒙塾多處相度。其中果如人言否。嗣至一鎮。鎮名且爲諱之。所寄書中之人乃他出。夜中雪盛。其人竟至訪余於逆旅。余晚餐適已。遂出酒飲是客。客今物故已久。尙憶其人健碩多笑容。談次無語不陳。惟及學堂。則格格不予告。余旣及書中所言。則詳詢是間有巨學堂否。其人言學堂之巨者良稔。余曰佳乎。其人曰此各適其適。不能預爲軒輊。言次則引目視火。噏脣作響。似欲斥去是說者。余遂以他說進。而此人興致卽勃發。余復漸入學堂事。則其人復立止其笑容。爲慘凜之狀。於是談及兩句鐘。客取冠將行。忽微語曰。吾二人談吐滋樂。今行矣。尙有積慊。必欲一伸。君戚畹孤兒。果於倫

敦中有着足處。幸勿及此間。吾初非謗其鄰右。特感君臨貺。故質直而貢是言。復曰。倫敦苟有託足之地。則萬勿蒞此。其人斗肅其容。頤張欲倍其碩矣。客旣行。余後此乃未晤其人。而書中所云白老地。殆與其人爲類。至於學堂中之先生。則須敘其事。迹爲讀吾書者告之。方吾書登諸報上時。有數先生恆斥言。謂余謗傷其人。竟有一人告之法律家。將入吾罪。尤有一人將至倫敦覓我爲仇。意將用武。去年正月時。有一蒙師。方與一畫師坐談。更一畫師同坐。則默圖蒙師儀範。今吾書中司圭爾之象。即其象也。惟吾書之司圭爾眇也。此蒙師則二目澄然。初不病眇。然與此蒙師友善者。咸曰。眇目固不類。而行事則未有不類者。吾揭一司圭爾。直括堯克歇埃之羣師。爲之代表。司圭爾之愚頑狡獪。益之殘忍汚陋。聚於其身。請堯克歇埃之先生集視其人。各承其所長以去。斯得矣。且余之爲此書。敢誠語讀吾書者以狀。若司圭爾先生及其學堂之刑律。非我臆造。蓋實有其事。余但從輕處着筆。正妨疑我者。斥我爲誕。羣公若弗信者。請至鎮中公堂。檢取人家訟此塾師之殘忍。其事較余所敘爲烈。

蓋此情節。即小說家虛構空中樓閣。而亦莫肖其彷彿。且亦思力所不能至。是時余方爲是書。而投書於吾家者。言先生虐狀。尙爲吾書中之所未敘。雖然。余今亦倦於斥奸。果使當日報上所書。集而成篇。則較之吾書所論列。尤劇烈。方知吾人之待人。恕也。此外尙有一事。果言之。則讀者亦必喜慰。此赤利伯爾弟兄亦確有其人。彼昆季之忠篤。亦非我臆造。即著書之人。亦承其嘉惠。特借此用表彰其隱德。顧吾旣敘其人。卽有投書千數於吾家。必欲窮其底蘊。人人咸將與之訂交誼。聯貿易。余幾於日不暇給。今茲二人均物化矣。而尼古拉司者。固不能謂之完人。然亦未必有心怙過者。蓋年少不更事。情欲鬪進。實年少之通病。吾書亦不藻飾尊爲君子也。迭更司

短評數則

迭更司。古之傷心人也。按其本傳。蓋出身貧賤。故能於下流社會之人品。刻劃無復遺漏。筆舌所及。情罪皆真。爰書旣成。聲影莫遁。而亦不無傷於刻毒者。以天下旣有

此等人則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於世。令人人有所警醒。有所備豫。亦禹鼎鑄奸。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。

書中述老而夫事。則心蛇蝎而行虎狼。即俗所謂冷血物也。老而無子。積資誰屬。初不之計。但解離人之妻。孤人之子。陷人之穉弱。覆人之家產。一不之動。其機心大類火車輪舶之馬力。火車輪舶二物。非長日看人離別者耶。然其機自運弗已。軋軋之聲。萬不因人之傷離哭別。爲稍停。又類東市決囚之伍伯。無論忠臣義士。一落其手。但有斷頭。初不能偶然有感於心者。其人固以司殺爲職也。老而夫職不司殺。又非無知之機器。而其作用乃與二者正同。吾方知利令智昏一語。非無見而漫言者也。冒利之夫。終身未嘗慮禍。又未嘗慮及果報。正自有說。金錢之進如流水。存而不用。一心泰然。見人皆覺可憐。顧憐人而仍不肯施舍者。正謂吾以苦心慮貧之故。經營而得此資。若因施舍而罄。是自趣於貧。其智詎不更出貧者之下。故憐人之貧。正復自憐其智。殆謂我今破資以賑汝。我一落實。又誰從而賑我者。我惟不貧。而有防貧。

之思。故不趣於貧。且汝貧又何與我事。日復一日。善念漸遏。防貧之計亦漸精。以爲偶一施舍。卽足取貧。吾何不智至此。於是刻覈施之親戚。抑勒待其子孫。而子孫眼熱金多。乃不能用。又思此產屬我。汝死產又焉遁。則又不念彼祖。彼父之居積取盈。心皆爲己。但覺積金不予。事同困己。迨鐘漏一歇。而黃金遂散走如飛塵。惜高臥於棺中者。乃皆無見爲可哀也。

大凡逐利之夫有二種焉。曰剛。曰柔。老而夫者。毗於剛者也。阿塞者。毗於柔者也。虎之吮血。剛也。蛭之吮血。柔也。其實皆謂之冷血物。不可名之爲人。

力里威克亦錢虜也。其人頗類老而夫。顧中道改悔。悉其產授之金威格司。令立其後者。何也。其人尙有愛情也。力里威克能愛女優。則不能謂之無情。迨爲女優所窘。則翻然悟其初計之不善。故尙有歸宿之一日。若老而夫一生未嘗愛人。於其妻尙刻剝構陷。則宜乎於其亡弟終落落。而又何有於其姪尼古拉司。蓋老而夫者。鐵鑪也。鑪但屑人之物。己身未嘗一落其屑。試思天下人果如鑪者。人之觸之者。甯復有

幸。

全書關鍵。本屬教習司圭爾瓦克福。然其事大悖常理。爲中國之所無。可以不論。中國今日之教習。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歡。又何敢施其威福。中國學生之語教習曰。汝奴隸。待飼於我。我不特意。汝立行。汝妻子亦立餒。而教習又多寒士。一見學生。已膽懾。不敢出其正直之言。講堂之上。一聽之學生。而教習特同木偶。卽間有匡正。已譁然散學。必屏逐此教習。然後已。吾又惜中國無迭更司。別著一書。爲學生正其謬戾。迭更司寫尼古拉司母之醜狀。其爲淫耶。穢耶。蠢而多言耶。愚而飾智耶。乃一無所類。但覺彼言一發。卽紛糾如亂絲。每有所言。均別出花樣。不復不沓。因歎左馬班韓能寫莊容。不能描蠢狀。迭更司蓋於此四子外。別開生面矣。

赤里伯爾兄弟之好善。亦人世中不復多見之人。吾意迭更司旣出貧賤。則老而夫或卽其親屬。淩巘旣深。故成此書。以報復其虐待。赤里伯爾兄弟。又必有恩於迭更司者也。此節原序中已述及之。惟有老而夫之虐。愈形赤里伯爾之仁。二者對舉成

文。實爲報私恩私怨之筆墨。又欲自泯其迹。平空立一司主爾。爲全書宗旨。謂堯克歇埃學堂積習。一皆如是。此書之成。卽欲警醒家有子弟者。勿赴堯克歇埃。則此書成爲有關社會之書。實則非是。但論其描寫俗情。一一都足增人閱歷。已大有功於社會矣。何待斥駁司主爾於社會始名有功。

天下文人。每敍及錢虜。必加痛掊。此亦局量褊狹之處。須知畏廬之眼。見錢虜甯止二十以外。使一一均加痛掊。則畏廬之筆記。直不啻一百萬言。而其可笑可恨之事。尤不止如迭更司之所論列。顧一言以蔽之曰。愚無知也。閩人之求科名者。必祠魁星。而其求利者。多祠財神。財神之與魁星。仇同水火。必財神去後。而魁星始來。究其但祠魁星者。迨得官發財。則又舍魁星而兼祠財神。及彼子姓怠惰不學。於是財神魁星。始並去其家。然則祠財神者得耶。祠魁星者得耶。吾不得而知之矣。

畏廬家貧。而吾季父靜菴先生。則賢而恤我。同族中亦無老而夫其人。然與同里閭者。固明明有老而夫也。曾於橡湖仙影序中。明斥其人。然尙未足以盡此二豪之罪。

狀。

嗟夫。魑魅出沒之地。不在窮山。而在闐闐。人心之險。豈能一一誅鋤。不過世有其人。則書中卽有其事。猶之畫師虛構一人狀貌。印證諸天下之人。必有一人與象相符者。故語言所能狀之處。均人情所或有之處。固不能以迭更司之書。斥爲妄語而棄擲之也。

畏廬識

滑稽外史卷一

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

閩縣林 紓
仁和魏 易 同譯

第一章

英國地。翁歇埃郡。幽偏之地。中有一人。曰尼格而貝葛勿利。年事稍多。忽圖成家。顧乃不得少艾爲匹。遂儷中年之婦。婚禮弗具。草草居室。既逾密月。夫婦遂同策其可。以治生者。葛勿利經年所入。在六十八十鎊之間。顧國民繁夥。謀生至難。倉卒乃不得噉飯地。葛勿利先生窮年奔走。不得一推引之人。鞅鞅而歸。窮簷相對。益無聊賴。如是又五年。葛勿利夫人已誕二子矣。先生之家。既增二雛。而歲入仍弗豐。則大戚。先生念兒切苦。不得策。因欲往保人險。後自跌於溝渠而死。令其妻子赴保險局索償。爲後此圖全地。於計亦得。方攄略間。忽得一書。四圍作黑範。凶問也。書言先生季父老而夫尼格而貝逝矣。聚其遺產可五千鎊。均以授先生。老而夫生時。與先生初

無情慄。自少迨老。僅得老而夫小銀匙之賜。其意蓋謂羹匙固寶。恨爾無羹。意寓嘲訕。於是父子之間。頗落落。今忽推產及之。先生疑不敢赴。既而翻覆其書。則決其不爲妄。先是老而夫彌留時。本欲悉產上之王家慈善會。顧有一貧士。逐月得老而夫三先零六辨士。老而夫者。以爲是人特吾卵翼而生。厥功偉焉。而會中人弗省。竟憐恤此貧士。老而夫則大怒。以會中爲市恩掩人之惠。遂斬產勿授。而授其從子。葛勿利。既得資。遂購地築室於郡中。移其妻子往居之。以居積取贏。遂得餘羨。稱小康。更十五年。先生卒。遺資授其長子。老而夫可三千鎊。次子尼古拉司一千鎊。並此屋宇。二子幼時。肄業於愛克司德學堂。每禮拜必甯家。歸時。其母必述其父食貧居賤。及老而夫生時。擁資華貴之狀。詔其二子。二子聞言。各有所趣。尼古拉司者庸懦寡營。尙一聞世態艱險。則思遜跡民畝。用自娛適。以不求爲上。老而夫者則謂天下無資不足。自雄於世。非營財弗足。圖存自念。吾亡祖老而夫擁五千鎊巨資。生平固鮮展拓。似淪於無用。然今日竟以予我。我能驅遣是物。亦不云無用矣。且身非得此。亦胡